

编者按:2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11版刊发了余风撰写的文章《十八军老战士的进藏记忆》,讲述常山解放以后,以汪则瑞为代表的一批常山热血青年踊跃参加十八军解放西藏的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现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 一位常山籍十八军老战士的进藏记忆

余风



▲汪则瑞老人年轻时候的照片

在西藏,十八军的威名可谓如雷贯耳。在这支解放西藏的英雄部队里,有许多浙江省常山籍军人,汪则瑞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援藏期间,我因一个偶然的认识了在《西藏日报》社工作的常山人汪晓华。说是常山人,可他不会说常山话,这让我颇感惊讶。汪晓华告诉我他父亲是浙江常山芳村人,早年加入十八军并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他自小在西藏长大,是典型的藏二代。汪晓华这样一解释,我对他不会说常山话也就感觉不奇怪了。但我的兴趣却由此转移到了他的父亲汪则瑞身上,进而急切地想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掩埋多年、载着常山元素、鲜为人知的“珍宝”来。

前些日子,我专程登门拜访了这位老英雄。见到我,时年83岁高龄的汪老非常高兴,拉着我说起了久违的常山腔。由于数十年一直在外,老伴又是四川人,子女们都不会说常山话,老人说家乡话的机会很少,因此很多方言词语说起来已经不够顺畅,中间常夹带普通话。

汪老深情回忆了当年参军离乡的经历。1949年5月4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进驻常山县城,宣告常山解放。当时年仅17岁、家住芳村乡前溪村的汪则瑞,正在县城读初中。5月9日,二野十八军五十二师接管常山工作,并发布招兵公告,汪则瑞就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当时与汪则瑞一块参军的常山青年有一百多人。6月3日,

十八军五十二师奉命进军大西南,汪则瑞随军转战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1950年4月,他又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就地转为西藏军区,汪则瑞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1959年3月10日,汪则瑞响应号召重新扛起了枪,参加了西藏平叛斗争。平叛胜利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汪则瑞此后留在西藏工作30多年,直到离休。

说起参军后的经历,汪老说其实他从参加十八军后到进藏前并没有打过大的战役,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已是军心涣散,几乎一触即溃,解放军的攻势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几个月就打到了西南。

说起十八军进军西藏,汪老的心情格外激动。他用略带颤抖的常山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解放西藏这副重担落在了打过淮海战役的二野十八军身上。1950年3月4日,包括汪则瑞在内的十八军全体热血男儿,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经过艰苦行军,十八军进入西藏,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突如其来强烈的高原反应,成为这支部队首当其冲的“拦路虎”,许多战友因为高山反应引发肺水肿,永远安息在了雪域高原上。汪老说,但我们英雄战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以战天斗地、不怕牺牲的精神,奋勇挺进西藏。

我问汪老刚进藏时有没有高原反应,汪老笑着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这种地方,但既然当了解放军,就要服从指挥。他当时什么也没想,西藏多高不知道,西藏多苦不知道,西藏多冷不知道,西藏多远不知道,他压根儿就没问过。可能是比较年轻吧,也许与十八军一样与“十八”有缘,那年他恰好只有十八岁,对高原反应并不那么明显,除了刚到时有点头晕外,也没有感觉对身体有什么很大影响。仔细打量年逾八旬依然鹤发童颜的汪老,我的确看不出在西藏艰苦条件下数十年对他的身体有什么损害,可能是多年部队生活锻炼的扎实底子,汪老身体非常硬朗,眼不聋耳不花,腿脚也很灵便,行走迅速,甚至上下台阶也不用搀扶。

我跟他谈起我们援藏干部刚上高原时,也曾多次发生过高原反应,有的甚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汪老感慨地说,虽然现在上西藏的同志工作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藏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没有变化,也无法改变。我们那时吃苦吃惯了,到哪里都差不多。现在全国各地生活这么富裕,特别是我们浙江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你们能来到西藏工作,比我们那时候还不容易啊!

在我想象中,高寒缺氧应该是十八军进藏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汪老却摇摇头说,高原反应虽然可怕,但最难的是部队补给跟不上。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民心,毛主席指示部队:“进军西藏,不吃地方”,邓小平同志说“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进军、战斗、筑路、生产,在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吃饭成为部队最大的困难。汪老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没吃的。部队进军时,每个人要携带大量装备,能随身携带的粮食十分有限,吃的是一种“代食粉”,类似“炒面”。没水就和着地上的雪咽下去,粮食不够野菜凑,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成为填饱肚子的“宝贝”。到了拉萨以后,为解决供应难问题,军区政委谭冠三带领战士们自力更生,在拉萨西郊的一片乱石岗开荒种地,解决了部队的生存问题,在藏族群众中树起了“菩萨兵”的形象,被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为“金珠玛米”。

汪老说,当时进藏的整个部队都有困难,特别是修建川藏线的官兵更不容易。在那人迹罕至的亘古荒原、高寒冻土地带,在那寻常空手走路都头晕目眩,稍一劳动就难以呼吸、头痛欲裂的严重缺氧地区,十八军发扬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血肉之躯打通了二郎山、折多山、罗锅山、海子山等十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征服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这样的天险急流,硬是靠血肉之躯,修建了川藏公路,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路、幸福路。可以说,川藏线是内地连接西藏的一条生命线,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防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介绍:在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仅伤亡114人;但在进藏公路修建

过程中,伤亡却达650余人。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将军进军西藏的壮举,称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在川藏公路博物馆内,刘伯承元帅的这句话依然醒目。

汪老语气沉重地说,在进藏公路上,每公里都长眠着一位筑路官兵,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问起当年与他一道参加十八军的常山人的情况。汪老说,当年与他一起参加十八军的一百多名常山籍青年,在后来转战大西南的征程中,有的人倒在了进藏的路上,有的回到常山老家生活。



▲汪则瑞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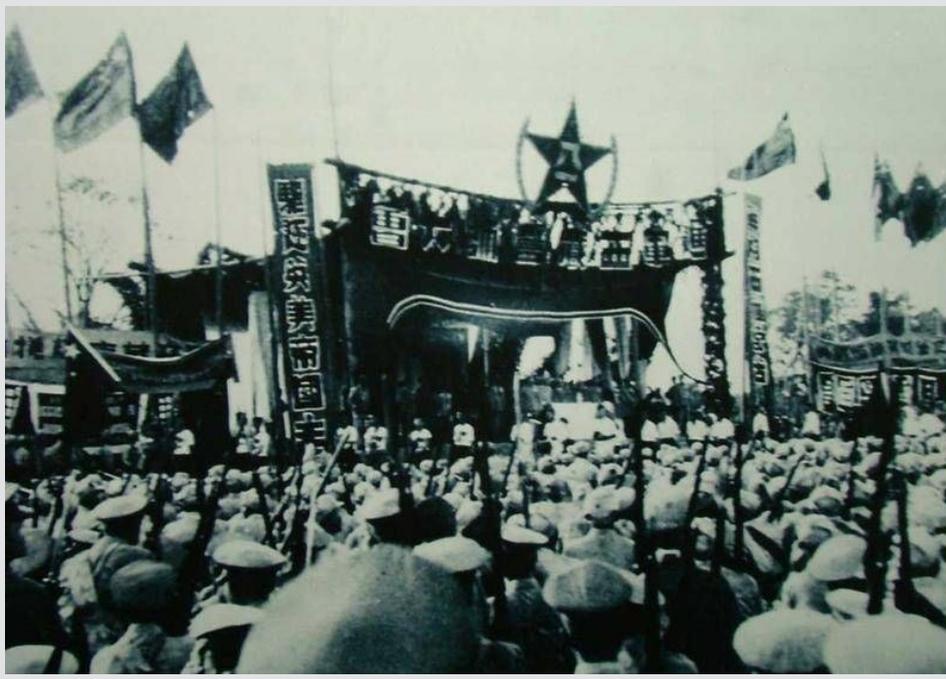
▲作者与汪则瑞老人合影

汪则瑞老人深情地回忆起阔别多年的家乡,不断向我询问家乡情况。我向老人汇报了常山县和芳村镇的发展变化,他由衷为家乡人民越来越好的幸福生活感到高兴。

离开汪老家后,我想,像汪老这样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但却鲜为人知的革命老人一定还有很多,他们是历史的实践者,也是时代变革的见证人,每个人都堪称是一部活着的传记。十八军战士创造的光辉经历,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利到达拉萨,各族人民夹道热烈欢迎。



▲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资料图)大家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